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
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
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
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
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
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踏
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
釋馬使相踉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雋其首馳示隆演曰
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怒
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
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
誨聞亂以兵趨廣陵族墮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

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
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
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甯益
新土斬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
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築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
疽醫者視之色懼理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
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
無棣人洪霸即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
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
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
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

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
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
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
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誘
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
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
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
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
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
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
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
已東下充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鎮

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
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
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
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逐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
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宋友寧戰死復遣
楊師厚攻之屯于鳴胸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
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
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
兵却師厚追擊至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
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
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各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
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厚洛陽太祖心欲誅之

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室妻立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讎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戰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阮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汝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阮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稟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攜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為盜是時黃巢起黃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

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莖於河陽莖以罕之為懷州刺史巢已敗走莖降唐僖宗拜莖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莖表罕之副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官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莖死其將劉經立莖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反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罕之與言皆莖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為盟誓高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為積聚罕之

用兵言嘗供給其之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
之召言軍吏咎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後
河陽罕之奔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二萬
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沁河乃歸太原李克
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頊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
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
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為捍
綏李茂貞等從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邠
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
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
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吾早覓
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者幸也寓為言之竟

克用不對他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
寓告克用懼罕之存他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
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
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他
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旣伊鐔
等遣子頊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
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
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頊與莊宗遊甚
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頊莊宗與之駿馬使
奔于梁梁太祖得頊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
故頊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頊與其謀拜右羽
林統軍澶州刺史唐歷衛衍三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

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葵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俗人勁悍自劉稹以來嘗募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為昭義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兼救於梁梁方東事交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薨

於王鏐以攻晉鏐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鏐以他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淦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醪而卒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為留後來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于太原以為汾州刺史後以為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閉

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
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
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為後重榮卒
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
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
珂故王氏蒼頭小字思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
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
茂貞為援行瑜等文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
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
璣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
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

為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瑤
州珙為人慘刻嘗以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
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
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
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
大繩與之曰為我持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
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
以綱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
乞食於梁矣大人向忍而不救耶晉王報之曰梁兵為阻
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即自歸朝廷珂乃
為書盟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
今朱公并約以見其勢不止於絳邑若此邑朝則西

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頓頭華州出臣童賜以為虜。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陣者守陣者皆不應。才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若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天鵝張大事即去不若。運明以情諭軍中，頓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為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為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珂乃答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侯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請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突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因，尚時可忘。郎君若必亡國之禮。」

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推羊，虛希乃從。珂執事太祖以珂晉婿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奉宣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府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為此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府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明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其。」

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
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擊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擊幼與羣兒戲道中
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數文
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令男果重
氣義刺史聞其材召至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
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擊引兵擊敗之仙芝乃
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
相與請忠武軍求得擊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擊陳州
刺史已而巢陷長安擊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
市人所誅必驅其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
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

其弟相明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相擊破之
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
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眾圍擊置秦磨寨摩人之肉以
為食陳人大恐擊語其下曰吾家二世陳將必能保此爾
勸勇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
踴躍築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
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
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珣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
洞以故巢不敢近圍瓦三百日擊食將盡乃之兵於梁
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於西華西華
有積粟巢將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
擊兄弟迎謁馬首甚異擊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

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因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肇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肇節度使肇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元謹避害攻戰四方昶饋餉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霍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肇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

世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昏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表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附馬杜棕位宰相自奉其豐最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前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特魏州牙兵驕數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為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為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

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為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為然乃分相澶衛為昭德軍牙丘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嚴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淮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實筭斂供軍若行郊裡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揚州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鄆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晉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益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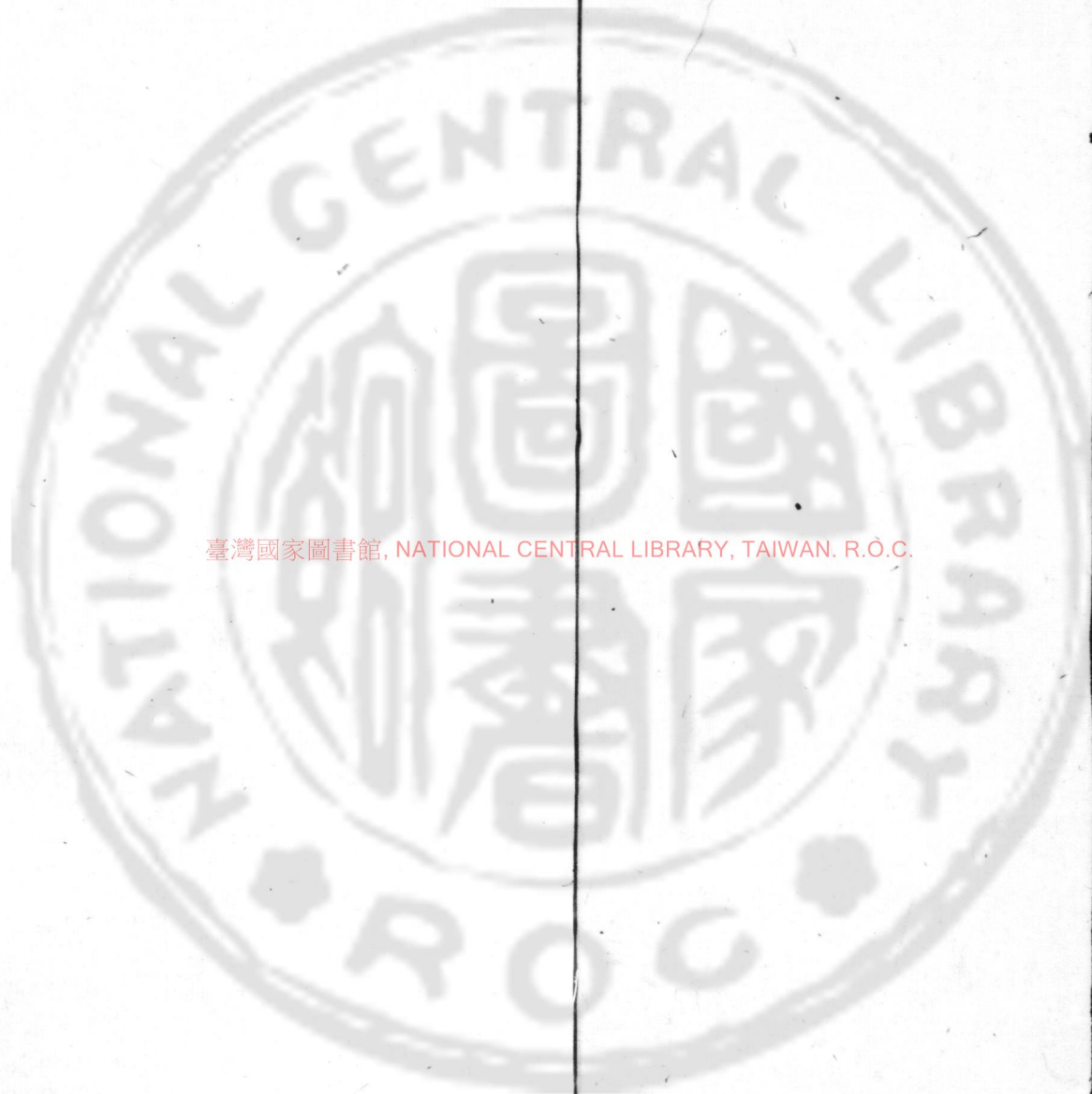
矣敬翔以為然嚴與漢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周段凝皆嚴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登建國樓以問群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人汴不能守也且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未帝猶豫嚴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何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嚴用事時許州溫韜充曲事嚴嚴因顧其左右曰吾嘗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五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嚴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嚴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

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謂行襲擊喜何地斬之伏兵於後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使

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自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孫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却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疑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去墳草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殺自生唐衰知梁必亂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四

宋陽脩撰徐無黨請安盛高毅傳并序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莊宗討晉
 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後梁討
 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追使久之遷
 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成大
 祖以晉書詞媢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
 入取澤路出石會營旱涸久之糧盡乃於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突目而胡鬚者
 牧馬襄陵道有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意擒晉二
 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
 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

宋陽脩撰徐無黨請安盛高毅傳并序

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
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今日病不能行者林公之病者願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
而還至石會留數騎巨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
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
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
憐之養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穎二州刺史昭宗
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
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
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踈秀惡之謂宰相崔胤
曰德王嘗為季述所安得猶在乎公曰天子殺之胤

昭宗不許化曰必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
臣爾昭宗遷洛謂將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
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言太祖太祖益惡之
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追而晉人蜀人自為
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
下舉兵誅梁太祖大興端昭宗奔他鎮巨兵七萬如河中
陰遣敬翔至洛生兵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
彥威叔琮巨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巨兵百人叩宮門奏
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巨兵入龍武牙官史
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
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大劍及之昭宗崩計至河中大祖
陽為驚駭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存後世

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巨賊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彥富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回為一阮疾于龍興寺址請合為一家而改葬之詔以故樸王為首葬曰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吾將軍拜口州刺史盜迫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適梁曰策于太祖太祖留出太祖兼領鄭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止因梁邸吏程嚴見振曰今主上嚴當誅殺不羣中尉嗣父福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臣正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

李而嚴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嚴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曰夫賢才伊戾出亂所召為霸者資也今關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昭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思不知所為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賈公為敵然梁歸表紹而歸豐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肯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小怨必

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為鳴梟
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
宗崩太祖問振所臣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
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
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系中尤憤唐公卿
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
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
戶部尚書友珪時臣振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
汴振謁見鄧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
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
書唐司空裴瑒判度支辟為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
裴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為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
亦曰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官調
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
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田公立持書至汴
陰訶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語之其
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宣以兵巡兗鄆臣故師範雖竊
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鑿金叶贊功臣將
吏入見太祖自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
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三歲告
老臣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慶肇為人彊敏有口辯事
梁太祖為都統判官申業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

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
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輩不
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安庸人也輩後果爲郎璠所殺
璠曰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
溥破黃巢獻賊而已宗權不足俾左拾遺徐彥樞大疏請
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得宗權太祖
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魏略間道
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交鄆遂攻吳大敗于
清口太祖則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
等薦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
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呂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
州副使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呂病瘳

等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子太師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
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呂李讓爲養子循乃
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
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
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呂王殷爲
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將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
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
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
天其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
遣裴迪分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

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
自解璨言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不即遜位
者當是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
子可乎璨懇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
玄暉廷範等呂循為樞密副使唐事梁為汝州防禦使
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
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
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二而戒其入曰先
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呂為樞密使明宗
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造魏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
寃因詔天下除魏姓許民得造魏循為人柔佞而險猾安
論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呂皇太子襲

重誨女重誨曰問循循曰公為樞密之臣不宜與皇太子
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呂女妻皇太子明宗
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
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
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
壯其所為益呂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丞各衛大將軍
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于遷廊州蘇度
使留京師宿衛廊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
與神策軍復燕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
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呂為保德昭呂
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

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必實應胤胤裂衣襟爲誓官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李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官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定列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印東京師號二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官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詎岐亦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

街越梁兵臣西梁太祖頰德其附己臣龍鳳劫關雜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臣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臣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臣疾免太祖即位臣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臣爲左衛大將軍末帝大拜左金吾大將軍臣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官者俱見殺

王敬楚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楚逐代之即拜刺史敬楚爲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

敬堯不可下由是穎陽諸州民皆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
殘破獨賴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賴州敬堯供饋
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治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
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賴大雪士卒饑凍敬堯乃以
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餉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
堯武寧軍節度使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
祖即位敬堯巨疾致仕後卒于家

將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官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呂王氏
灌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在凌山唐遷洛陽殷為宣
徽址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也正陽皇帝遣殷
勞軍是時皇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將玄暉等有隙因譖
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

諫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以下郊是時太祖將有篡位之
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領全唐
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持付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
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
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及無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
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
懇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則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
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
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三十二

宋陽備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晉高激傳汝舟校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劔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唐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忠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崇本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三十二

宋陽備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晉高激傳汝舟校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劔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唐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忠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崇本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

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龜書惡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靈以牽之知俊

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泌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邠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忌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曰為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大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墨巷構為誑言曰黑牛出圈椶繩斷建元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壘之歌尤能悽慘其聲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起黃巢梁太祖鎮宣武曰為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生忌是時梁軍在魏乃遣

流

會及葛劼周等將萬人救出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度九鼎巨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流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劼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均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兖州朱瑾巨兵萬餘擊罕罕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巨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巨會為昭義軍田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二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巨會歸于

大唐賜巨甲第伏在諸將上莊宗巨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年巨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巨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巨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巨張筠為節度使魏博具三州仍為天雄軍巨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巨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音巨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巨盧彧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相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巨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後

金波亭。彥章走出。暹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曰：刺史彥調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亂耳。但臣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臣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且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臣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紇威。故吏司空頰曰：為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鄩兵定鎮州。非有忙也。若魏不使之。即召鄩還。成彥勿為朝廷生事。彥乃召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曰：詔書彥刻衣。詔筆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惑曰：惟將

軍命。乃遣牙將曹建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臣彥。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判彥於臨清。而後入從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詔置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懇德倫為變殺之。閻寶字瓊。美大鄆州人也。少為末瓊牙將。瓊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特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帝特召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二年。質德倫言魏博降。寶寶軍攻下洛磁相衛。後兵圍邳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寶軍。乃降。寶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寶晉王拜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寶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

臨濮寶曰未大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
 梁兵窘蹙食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
 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巨寶為招討使明年二月寶戰
 敗退保趙州斬憤發追贈太師寶年八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大原軍卒不罪以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巨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
 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巨白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
 莊宗解御衣金帶巨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
 南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嘗與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巨用事段凝姦邪巨入金多
 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巨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

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中法勇士自見疎斥此其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巨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
 巨仲冬大舉遣董璋巨陝驍選路之眾出石會巨攻太原
 霍彥威巨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巨趨鎮定王彥章巨京
 師禁衛擊鄆州段凝巨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
 言梁必亡喜之聞其大舉也慰曰其將何巨禦之延孝曰
 梁兵雖眾分別無餘臣請待其既分巨鐵騎五千自鄆趨
 汴出其不意橋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
 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
 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巨功拜鄭州
 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三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
 蜀巨延孝為先鋒排陣斬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

王衍戰三泉，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
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孟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行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脩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行得閉關為
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亟啟乘馬浮江，軍上隨之。濟者千
餘人，遂入鹿頭關。上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
以蜀降。延孝屯漢州，吳陔王繼安蜀平。延孝功為多。左
廂馬志軍部指揮使東。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部。崇
韜崇韜有重，重與璋。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坐守僕，敢相從。及後，首部公之門，皆
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以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重
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不忿，怒曰：「吾冒白刃，化險阻，已定

璋有何功而得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出詣璋，紹
璋反邪，敢違。五岳節度使延孝思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
曰：「公復僥首何門邪？」璋求哀，自免。繼安班師，命延孝與
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
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安，及即誅之。繼安不遣延孝，而
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
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部公，而汗馬之勞，攻
城破敵者我也。今部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
梁，自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
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
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矣。」延孝遂擁其眾自劔州，返入
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使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眾

三五萬繼安遣任園臣七十騎追之及于漢州會臣知祥
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園置酒軍中引檻車至
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
命遂擁節旌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
曰臣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
無罪闔門受戮顧知延孝何保首領臣此不敢歸朝其什
園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二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請注史記卷四十五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自田家子役于縣縣令
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十巢陷長安臣全義為吏
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
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臣附
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臣冠鈔為事全義
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臣故罕之常之食云全義常有
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
晉絳全義龍耳河陽罕之奪晉晉兵助罕之圍全義甚
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巳尋臣兵萬人自九鼎
渡河擊敗罕之於沁水尋日軍解去梁臣丁巳會守河陽全義

三五萬繼安遣任園臣七十騎追之及于漢州會臣知祥
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園置酒軍中引檻車至
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
命遂擁節旌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
曰臣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
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臣此不敢歸朝其什
園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杜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二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請注史記卷四十五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自田家子役于縣縣令
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十巢陷長安臣全義為吏
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
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臣附
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臣冠鈔為事全義
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臣故罕之常之食云全義常有
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
晉絳全義龍耳河陽罕之奪晉晉兵助罕之圍全義甚
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守河陽全義
渡河擊敗罕之於沁水罕之軍解去梁臣丁會守河陽全義

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遺棄
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
載酒食勞民賦畝之間築南北二城居之數年人物完
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官闕府廨倉
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京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
義奉事益謹益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
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呂補其缺太祖兵敗脩縣道病還
洛幸全義會見郎園辟夏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
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空之
兵圍河陽啖木屑呂爲食惟有馬欲殺呂餉軍死在朝
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

○後

魏元行欽討賊無功壯宗欲自將討之大臣其議
皆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郎出宗賴朱友謙皆已見殺
明宗自鎮州來朝慶之私策壯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
請不從最後全義力言甚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
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
暨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皆族誅而宰相桑維翰言
其父珙嘗事全義有因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
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官卒隸澠池鎮有罪以
去爲盜石壕二鄉之間商旅行路皆去之去爲陝州
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
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

璠立友謙復呂丘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不表友謙代璠
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
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呂
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呂爲子太祖即位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
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
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勳將康懷英等兵
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巨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
追至白迺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入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
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
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
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

前

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偁氏明
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二十年
開荒斷上括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長朽已無能爲
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
染累拜中書令各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
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
義爲李處士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
給已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公
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沈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
姪在復相見全義我俯伏感泣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
登宴搞畫勳命皇子繼文皇弟存紀等皆兄事全義
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

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自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又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曰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巨報怨高棺之戮非王者巨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雖公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占因託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之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巨為譏之因大怒奏乞殺監軍者天下冤之其聽訟巨先訴者為直民頗巨為其尚光四年趙

全暉因求兼鎮未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全暉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未帝遣劉鄩等討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巨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巨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巨從軍友郭崇韜身殺伶人崇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巨為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巨反于蜀者巨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鄩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詳伶宦官

日夜臣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臣自明時史皆勸其
母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臣讒死我不自明誰爲
我言者乃單車入朝言進使人詐爲書告友謙友謙宗
感之乃從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召兵圍其館
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武殺令德
於遂州王忠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
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
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曰其族
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
不知爲何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
坐友謙族誅天下
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

齊郡尉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曰
物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名陳三州刺史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
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
即遣人之魏州曰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
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曰其
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
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曰重遇故欲盡
召龍驤軍去治而誅之乃偽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
患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弒父幽君天下之賊也爾能
趨洛陽擒之曰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

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少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大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巨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巨父佳

飛龍副使唐懿宗時獻錢五萬緡須衢州刺史寶高祖之為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二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轂如牛人巨為妖勸其散積巨讓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且益巨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交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踰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

號浩鴈都督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臣為朱浩鴈
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滑宋高曹五州刺史安遠軍
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
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
歌舞莊宗寵其室至夜漏二更而大漢賓自此有寵初漢
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
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
其後友謙見族人皆臣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臣漢賓為
莊宗所厚臣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
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尊為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
為上將軍遂居太子保太子漢賓為將未嘗有戰功而
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

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通鑑注其父事
梁太祖臣事坐徒後凝在少堂小事太祖為軍巡使又臣其
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竊迎人意又
臣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詔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
北征過懷州凝獻饋其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
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
疑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疑未
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
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臣王彥章為招討使疑為副是時
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巖等為彥章
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彥章等

自上其功嚴等從中唐安章功狀未歸其功於疑疑因納
金嚴等求代彥章末帝感嚴等言卒以疑為招討使軍于
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疑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
唐軍號護為水軍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備
乃遣張漢倫馳騎召疑于河上漢倫中道隊車傷不能進
已而梁二疑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
疑奏故梁姦人趙嚴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
靈請皆族之疑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
人景進納賂劉皇后召求恩寵莊宗其親愛之賜姓名曰
字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
責其償莊宗釋之即出詔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
為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條

所獲軍在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疑可大用即崇
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疑招
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疑所請偏神背世堂黨莊宗疑
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死
劉紀汴州雜丘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紀
以軍卒補隊長稍已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山南
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紀為首後紀偽許之明
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
兵亦至襄州平昌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太祖時為
晉州觀察留後比八年日與晉人交戰北之寇梁紀來朝
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京場之南鄙又失不早相聞
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紀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為節度使